

## 書 評

蕭麗華\*

王潤華

《王維詩學》

香港：香港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3月，xi+108頁，ISBN 978-962-209-917-3

有關王維研究，近十年來主要集中在「自然山水詩」、「與佛禪的關係」、「詩中有畫及文人畫」、「詩歌語言與意境」與「輞川集」等論題，這幾乎是大家所熟悉的王維研究論題。王潤華教授《王維詩學》的出現，完全擺開這些陳腔濫調的論題，從中西詩學理論與繪畫美學中創發出許多新穎的觀點，本書無疑是這個世紀閱讀王維詩一個全新的視野。

這本書突破了傳統王維研究的窠臼，重新建構了王維詩學。全書分九章，名之為〈桃源行詩學〉、〈青綠山水詩學〉、〈無我詩學〉、〈漢字語法詩學〉、〈密碼詩學〉、〈遠近法詩學〉、〈立體詩學〉、〈日想觀詩學〉到〈經變畫詩學〉。九章中包含九種詩學，看來名目繽紛，其實是作者運用新批評手法，細讀王維詩的聯想，所產生的九種創發，給讀者帶來一種閱讀王維詩的有機組合。誠如作者自述說：「（本書）具有超文本網絡的功能，就如

---

收稿日期：2009年8月10日，通過刊登日期：2009年10月21日。

\*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Hsiao Li-hua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.

燕卜蘇（William Empson, 1906-1984）所建立的七種多義性（ambiguity），雖說有七種，卻是共同構成一種多視野的閱讀方法，既可用來閱讀王維，也可用來閱讀其他詩人，肯定帶來突破性的、無限廣大的詩歌閱讀與想像的空間。」（〈自序〉，頁 xi）

在整個東亞地區的漢語學術界，王潤華先生無疑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。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，他負笈遠遊、萬里寄蹤，受業於漢學宗師周策縱教授，取得博士學位後依次任教於南洋大學、新加坡國立大學和臺灣元智大學。執教鞭三十多年以來，既是文史淹通的學者，又是才華橫溢的作家。本書是他執教三十多年，指導五部王維研究的碩博士論文<sup>1</sup>之後，思索的心得。

以閱讀王維詩的「自由聯想」來說，本書擴大了王維詩閱讀的豐富視角：「桃源行詩學」從美國二十世紀的現代田園詩人佛洛斯特（Robert Frost, 1874-1963）的〈牧場〉聯想起；「青綠山水詩學」從敦煌壁畫與北宗李思訓的青綠山水聯想起；「無我詩學」從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與艾略特（Thomas Stearns Eliot, 1888-1965）的無我詩學聯想起；「漢字語法詩學」從費諾羅薩（Ernest Fenollosa, 1853-1908）與龐德（Ezra Pound, 1885-1972）的漢字詩學傳統聯想起；「密碼詩學」從唐末司空圖（837-908）的《二十四詩品》與中晚唐詩格的境象論聯想起；「遠近法詩學」從豐子愷（1898-1975）在〈文學中的遠近法〉一文聯想起；「立體詩學」從布拉克（Georges Braque, 1882-1963）的「立體主義」（cubism）聯想起；「日想觀詩學」從《觀無量壽經》十六觀入手；「經變畫詩學」從敦煌經變畫入手。每一章都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思維，如王教授詩人的特質一般，帶領讀者靈活地進出詩／畫、中／西、文字／圖像的多元世界。這是閱讀上極具審美特質與自由心志的流動，讀者可以在王教授的引導下，瓦解理性思維、酣暢淋漓、通達無礙的享受王維詩，完全是詩人學者自由心靈的展示。王教授以一個馳騁於東西詩學的國際學人來說，其論文中的旁徵博引，學貫中西，詩畫會通，中西語

---

1 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畢業論文中，就有「王孟並稱說研究」（劉程強，1981）、「王維詩中的色彩研究」（賴品光，1978）、「王維輞隱居生活及其〈輞川集〉研究」（林全宋，1983）、「王維佛理詩研究」（林啟懿，1993）、「古詩話與現代批評對王維評價的比較研究」（鄭賢順，1995）等。見王潤華，《王維詩學》，〈自序〉，頁 ix。

法相互詮釋，更是一種暢快！

然而，這樣的詮釋風格無疑是近於西方「新批評」(New Criticism) 的思路表現。王教授曾翻譯新批評派大師雷納·韋勒克(Rene Wellek)和奧斯丁·沃倫(Austin Warren)合著的經典著作《文學理論》(*Theory of Literature*)的幾個章節，收入《比較文學理論集》出版。<sup>2</sup>新批評派理論家主張文本是一個自外於世界、作者、讀者的獨立自足的藝術體系，他們對於實證主義批評和社會／歷史方法極為反感，反對從社會、歷史、傳記、心理、思想等外在因素去解釋文學(他們稱之「文學的外在研究法」, extrinsic approach)，主張精細地研究文學作品的語言／藝術形式，王教授借鑒了新批評的「文本細讀」法，清醒的知道「意圖謬誤」的意義，以其超卓的藝術敏感，細讀王維文本中的藝術形式，為讀者帶來驚人的發現。甚至那些原本微不足道作品，經過王教授的一番疏解，頓時成為「尺幅千里」、「微言大義」的佳構。

話說回來，新批評雖然富於創見，但又存在著與生俱來的缺陷，它對實證主義文學批評之偏重於社會／歷史因素而忽略了藝術作品的美學價值的弊端，固然進行了有效的補救，卻又不可避免地走到另外一個極端：將文本與世界、作家、讀者(M.H. Abrams所說的文學的四個要素<sup>3</sup>)完全隔離開來，既不能清楚切合作家的時代背景與文學歷史的演進，也無法滿足讀者的理性思維，因此成了「自由心證」，留下現今學術界不能接納的論述縫隙。

例如〈王維青綠山水詩學〉一章，標題之「青綠山水」就造成學術中詩畫易位與南北宗畫派的混淆。所謂「青綠山水」明明是繪畫史上北宗畫派李思訓的畫風，作者偏用來解釋王維詩的特色，論述的過程中還把「王維邊塞詩：黃白色的山水」也納入，使人分不清究竟應如何看待「山水詩」與「邊塞詩」。特別是牽合王維與北宗金碧山水的關係，說是根據徐復觀的觀點：「徐復觀根據《宣和畫譜》、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二書得出的結論，認為王維的水墨畫，並未排斥彩色，後期只將金碧的青綠變為淡彩，純水墨要到晚

2 這幾個章節分別是〈文學與社會〉、〈文學與傳記〉、〈文學與心理〉、〈文學與思想〉等，見王潤華編譯，《比較文學理論集》(臺北：國家出版社，1983)。

3 M.H. Abrams, "Imagery," in *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*, Seventh Edition, (Fort Worth, Philadelphia: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, 2008), pp. 121-122.

唐才出現。王維從金碧青綠山水轉向淡彩水墨，大概在安祿山叛亂（唐天寶 14 年，755 年）之後，是時國勢衰弱，王維失意仕途，隱居輞川以後，生活轉向淡泊清遠」（頁 22）。但是，讀者如果覆核作者所引的徐復觀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，頁 388-473 則完全沒有此說，徐復觀在該書〈唐代山水畫的發展及其畫論〉與〈環繞南北宗的諸問題〉兩章中反覆伸張王維「以水墨代青綠之變」的重大意義。<sup>4</sup>王維畫之所以為南宗畫派之始，且為「文人畫」之精神寓託，得自於莊禪的淡彩水墨是其主要代表。

再如〈王維無我詩學〉一章，通篇從頁 25-34 共十頁的論述中，與王維相關者只佔一頁半，其他的篇幅都在談論「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的『無我之境』之超本閱讀」與「艾略特的無我詩學」，成了一篇結構鬆散的漫談文章；〈王維密碼詩學〉一章也是如此，全文從頁 42-57 的論述中，提到唐代詩格、賈島詠蟬詩達十頁以上，好不容易談到王維詩，卻以「王維與李白：山水中的密碼」為節目，只討論了王維〈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〉一詩，又被李白詩岔開。這些都是王教授詩人性格的「漫談」筆法之展現。

其他論述的縫隙仍多，如「桃源詩」類型為什麼放入了〈過香積寺〉？（頁 6）王維〈論畫〉說：「冬景則借地為雪，樵者負薪，漁舟倚岸，水淺沙平。」王教授為什麼解釋成：「暗示大地還是以青綠為主，因各水永遠是青綠色的」？（頁 18）藍田山王維輞川遺址的一棵銀杏樹為什麼被移到〈送梓州李使君〉中解釋「梓州」的景物「山中一半雨，樹杪百重泉」？（頁 61）這使人失去了意象的歷史源流、文字的解釋系統，甚至是長安與梓州的空間感。至於「密碼詩學」與中國詩歌的比興傳統是否相關？王維〈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〉一詩的「寒山」和「秋水」何以成了比喻國家衰敗的象徵？「風」何以比喻「兵」？（頁 53）王維與淨土的關連性如何構成「日觀想」（頁 6）的外緣解釋系統……等等，這一連串的疑惑，在王教授的解讀系統中則完全未加解釋。

西方漢學界在余寶琳（Pauline Yu, 1949-）早年著作的《王維的詩：新譯及評論》（1980）<sup>5</sup>之後，我們欣見王潤華教授在這個世紀提出一部可讀性

4 見徐復觀，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4），頁 256、388-473。

5 Pauline Yu, *The Poetry of Wang Wei: New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*, 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0.

極高的王維詩學，而且是如同Pauline Yu一般融合中西詩學意象研究，植基於對中西詩學深入的理解與賞味下所開展的文學視野；王教授在這本書中除了產生許多閱讀文本的創發性，深具啓示之外，更開展詩歌與繪畫的高度辯證，為讀者帶來豐富的自由聯想。然而，作為學術論述，王教授在細讀文本與「文學對話」(literary dialogue)的文學閱讀和詩學建構成果之外，是否應該肩負「歷史重建」(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)的任務，提供一種跨語言、跨文化的詩學研究典範？如何注重文本(text)和語境(context)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流為自由心證？如何打通文學的「內部研究」(intrinsic approach)與「外部研究」(extrinsic approach)，從而超越了新批評的藩籬，獲致一種辯證的精神，一種融通的視野，一種理智審慎的文化／歷史觀？這應該是王維研究者所期待的解釋進路。

